

《钗头凤》

主要角色

唐蕙仙：旦
陆游：小生
唐氏：老旦
不空：彩丑
宗子常：净
独孤策：武丑
陆子逸：老生
罗玉书：丑
秋香：旦
罗崔：丑
罗岁：丑
陆子逸妻：旦

情节

南宋时，山阴才子陆游，幼与表妹唐蕙仙互订婚约。唐蕙仙稍长，父母病逝于四川任所。陆母唐氏命陆游弟兄接唐蕙仙至山阴。唐氏素信佛，常往娘娘庙焚香礼拜。庙主不空，借佛隐身，蓄养众小尼暗操贱业。见唐蕙仙貌美，乃与秦桧之侄罗玉书密谋，图将唐蕙仙献于秦桧以尽逢迎之能事。不空诡言唐蕙仙妨克长上，只有舍入尼庵才能解救，唐氏果为所惑，于陆游弟兄赴试之际，将唐蕙仙赚入庙中。唐蕙仙进庙，怒斥不空，因此备受折磨。山阴侠士宗子常，早闻不空恶迹，遣义士独孤策潜入庙中杀死罗玉书，并将不空等赚入庄中杀死。唐蕙仙受惊昏迷，宗子常在其身边拾得陆游所题诗扇一柄，知其为陆游未婚妻，决定待陆游返里时从中成全。陆游临安赴试，为秦桧所忌，摈之落第。归家后以不得唐蕙仙音信，甚为所感，矢志不娶，而唐氏却四处托媒与之另求婚配。宗子常疑陆游无义，定计于沈园一试其心。陆游于园中窥见唐蕙仙，甚为惊疑，遂题《钗头凤》一词于帕，寄与唐蕙仙。唐蕙仙读之，大恸成疾。宗子常知二人情深，邀陆游兄陆子逸往说唐氏。唐氏醒悟，同意迎娶。花烛之期，唐蕙仙因久积闷郁，病已垂危。缺月终未得圆，致成千古遗恨。

注释

三十余年前，在北京演出时，偶读陆放翁词赋，见《钗头凤》一阙，哀婉缠绵，言言血泪，深为所动。放翁为宋代爱国诗人，不屈奸佞，力主抗金。但在腐朽的南宋王朝里，君昏臣佞，秦桧等勾结金人，卖国求荣，放翁雄心虽大，壮志难伸，半生郁郁不能得志。其毕生可歌可泣之事甚多，而在个人生活中最不幸的遭遇，则是与表妹唐蕙仙的婚姻悲剧。《钗头凤》词即为此而作。

我（荀慧生）因甚喜其词，又颇同情其事，乃编写成剧。意图通过唐、陆悲剧，揭露封建制度、封建婚姻的毒害。然据周密《齐东野语》及陈鹄《耆旧续闻》所记，言唐蕙仙被逐于姑，改适宗室赵士程，放翁遇之于沈园，因赋《钗头凤》一阙题壁间，并引陆放翁晚年所作“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等诗为证。我以为唐蕙仙果若再醮，陆放翁未必如此追慕，念念不忘。历史上讹传之事不鲜，宋人笔记不足信之事甚多，如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称鄂王夫人再适，王遣韩良臣以钱遣之，读者笑其妄诞。再如李清照再适张汝舟事，几乎众口一词，后人据《金石录后序》考证，乃知全属虚文。我以为陆、唐二人若洁身自守，以待来日重逢，会使戏剧性更加浓厚，感人更甚，并能激起观众共鸣。我因爱重陆、唐二人，而搬演此剧，更本着爱重之意塑造其人，因此另辟蹊径，写唐蕙仙被逐流落尼庵，为宗子常所救，设法使其与陆放翁重圆。不意完婚之日蕙仙病笃，终成遗恨。并将《钗头凤》原词谱入戏中，以增声色。此为当时尝试之作，旧日皮黄中尚无此范例。

此剧于一九二八年编成，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首次演出于北京开明（今民主）戏院。自饰唐蕙仙，金仲仁饰陆游，张春彦饰陆子逸，赵桐珊（芙蓉草）饰秋香，马富禄饰不空。此后历次演出，深得好评，被称为荀派五大悲剧之一。

最初改编本中本无陆游怒打恶尼不空一场，后来金仲仁先生鉴于此剧悲剧气氛浓重，观众心情过于压抑，不稍作调剂，戏易于温，因而建议增添这一细节。演出后台下效果甚佳。

近年来，在实践中感到原本场子较多，还有精炼压缩必要，戏的主题及陆母唐氏性格应再加鲜明。因此重新加工整理，删除或合并其中零散场子，并作适当丰富，以求主题思想更加突出。改编本于一九六一年定稿。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遣策】

(大锣，宗子常上。)

宗子常 (引子) 家有广财，好交游，结纳名流。
(宗子常坐。四青袍同暗上。)

宗子常 (念) 生来义气重，亚赛小旋风。肝胆如郭解，威名满浙东。
(白) 某，姓宗名士程，字子常，乃宗泽元帅之侄，只因朝中秦桧专权，馋臣当道，是某不愿为官，在这山阴地面广置田庄，结交文武豪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此地尼庵，尼僧不首清规，不免命独孤贤弟前去查看。
来！有请独孤壮士。

四青袍 (同白) 有请独孤壮士。

独孤策 (内白) 啊嘿！
(五记头。独孤策上。)

独孤策 (念) 胸中侠义胆，腰间剑光寒。
(白) 参加大哥。

宗子常 (白) 贤弟一旁坐下。

独孤策 (白) 谢座。大哥唤出小弟有何吩咐？

宗子常 (白) 只因此地有一娘娘庙，尼僧勾结官府，贿赂公行，况且佛门宣淫，朝廷不法官员，具皆假借还愿，入庙淫乐，败坏风俗，不少良家妇女被其所害，愚兄有意命贤弟暗中察访，设法将她等赚进庄来除治，贤弟以为如何？

独孤策 (白) 大哥言之有理，小弟早有此心，待我即刻前去。
(独孤策欲走。)

宗子常 (白) 转来，此事必须仔细察访，不得鲁莽行事，待有真凭实据，方可下手。

独孤策 (白) 小弟日夜不离尼庵左右，仔细察访，有何动静，立刻报与大哥知道也就是了。

宗子常 (白) 如此甚好，正是：
(念) 一言如九鼎，
独孤策 (念) 前去灭奸尼！
(宗子常、独孤策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伏祸】

(不空上。)

不空 (数板) 身穿袈裟，身穿袈裟装门面，手捧数珠做遮掩，出家我从不念太上感应篇，专念那招财进宝四字真言。遇有施主到庙前，我就跟他没结没完，先叫他烧香许心愿，再叫他叩头求灵签，外带还得扶鸾，这还不算，还要他布施结善缘，那样全得用钱。男施主只要有钱聋哑秃瘸我全不管，叫小尼打扮的花枝招展陪着喝酒划拳任取欢。有人说我这儿不像尼庵倒像勾栏院，我倒是绝不分辩，他爱怎么看他就怎么看。

(不空弹扫，罗岁，罗崔引罗玉书同上。)

罗玉书 (西皮散板) 酒足饭饱寻欢畅，
尼姑庵内温柔乡。

罗岁 (白) 公子，到尼姑庵了。

罗玉书 (白) 往里走，往里走。

罗崔 (白) 公子，您整天正经事不干，净逛尼姑庵，这要传扬出去多不好听啊！

罗玉书 (白) 大爷我逛的就是尼姑庵，传扬出去谁也不敢说我的坏话。我爸爸是兵部侍郎，我表叔是当朝一品的宰相，谁敢惹我吗？我心里一痒痒，想到哪儿逛就到哪儿逛。

罗崔 (白) 您的势力我们还不知道吗？我是说您家里有的是三妻四妾，您干吗单逛姑子庵哪！

罗玉书 (白) 你这小子俗不可耐，你哪儿知道，家花那有野花香！

罗崔 (白) 那您怎么不逛和尚庙啊！

罗玉书 (白) 暖, 和尚庙我可不敢去!
(不空迎出。)

不空 (白) 哟, 感情是罗公子, 我这儿正念叨您哪, 您就来了, 赶紧请到里边吧。

罗玉书 (白) 岁、崔, 你们俩外头伺候着。

罗岁、
罗崔 (同白) 是。
这哪儿是姑子庵呀, 简直是妓院吗! (下)

不空 (白) 我说公子, 您往后别带这两小子来了, 您瞧在我这门口这么胡嚷嚷, 多不好听啊!

罗玉书 (白) 得了呗, 你这庙里怎么回事, 你当外人还不知道啊! 你别跟我装正经了, 就拿我说, 上你这儿比上我姥姥家去的回数还多呢!

不空 (白) 我这儿简直成了你的三宫六院啦, 公子, 您请后边挑人去吧。

罗玉书 (白) 咳, 那堆人挑不挑的, 我都看腻了, 今儿个我不是为这个来的。我问问你, 不是我跟你说过吗? 我表叔秦桧秦丞相的生日, 让你找个大美人献上去给我表叔做寿, 你办的怎么样了?

不空 (白) 哦, 给你表叔秦桧做寿送礼是不是?

罗玉书 (白) 你别这么提名道姓的, 到底办的怎么样啦?

不空 (白) 这得慢慢来啊, 哪有那么现成的!

罗玉书 (白) 眼看着日子快到了, 秦丞相的生日能改吗? 你要找个大美人献上去, 咱们就如同佛像贴金刷色一样。

不空 (白) 好, 我赶紧张罗着就是了。
(内声。)

不空 (白) 不成, 有女施主来了, 我得张罗香客, 你先躲躲好不好?

罗玉书 (白) 好, 躲会儿。
(罗玉书下。车夫、唐氏同上, 唐氏下车, 车夫下。)

唐氏 (西皮散板) 下得车来登佛殿,
焚香礼拜表心虔。

不空 (白) 啊哟, 老太太, 您怎么老没来呀?

唐氏 (白) 这几日家中无人, 不得分身。

不空 (白) 我也短瞧您去。对了, 您上次不是跟我说, 您的娘家兄嫂在四川去世了, 单留下一个内侄女, 孤苦伶仃的, 您叫大公子和公子一块到四川接这位小姐去了, 接回来还叫她跟公子成亲哪, 是不是? 怎么还没回来吗?

唐氏 (白) 是呀, 我今日正为此事而来, 准备在神佛面前问问他们的音讯, 一路可是平安的。

不空 (白) 那您烧香磕头, 求求佛爷, 我给您推算、推算。

唐氏 (白) 待我焚香叩首。
(唐氏跪拜。)

不空 (白) 得, 行啦, 我给您推算出来啦。据佛爷说: 他们一路上要是不出差错, 必是平安回来。

唐氏 (白) 如此他们何时才得回来呢?

不空 (白) 他们反正早晚得回来。

陆游、
陆子逸 (内同白) 嗯呸。
(陆游、陆子逸同上。)

陆游 (念) 接得表妹到。

陆子逸 (念) 千里路迢迢。
(陆游、陆子逸同入庙, 不空出见。)

不空 (白) 哟, 二位公子回来了。
老太太, 您瞧佛爷灵不灵?

陆游、
陆子逸 (同白) 参见 (母亲) (婶娘) !

唐氏 (白) 罢了, 你二人可曾接来你那蕙仙表妹?

陆游、

陆子逸 (同白) 已然接到家中，特为到此请(母亲)(婶娘)回去。
 唐氏 (白) 哈哈，我那侄女接到了，我也不在庙里久留，我要回家与她叙话去了。
 不空 (白) 老太太，这您可就错啦。
 唐氏 (白) 怎么错了？
 不空 (白) 您想啊，您这位内侄女，她不是别人哪，将来总是您的儿媳妇不是？婆婆跟儿媳妇不能没有规矩，哪儿有儿媳妇在家等着叫婆婆去见的？照您这个样，您这个婆婆可要作倒了行市！您哪儿是她得婆婆呀，简直成了她的儿媳妇了！干脆，您叫小姐到这儿来，一来相见，二来烧香，求个顺遂。
 唐氏 (白) 哎呀，大师傅说得是，你二人速去将你表妹接到这里。
 陆游 (白) 母亲，青年女子不可教她入庙烧香的呀！
 唐氏 (白) 烧香乃是善事，难道为娘还亲自迎接于她不成哪！
 陆子逸 (白) 婶娘不必生气，我们将表妹接来就是。
 不空 (白) 这就对了，顺者为孝。
 唐氏 (白) 快去。
 陆游、
 陆子逸 (同白) 遵命。
 (陆游、陆子逸同下。)
 不空 (白) 老太太，从今往后您就当上婆婆啦。对儿媳妇可不能跟对儿子一样，什么都得有个规矩，呆会小姐来了，您叫她烧个香，您再在娘娘面前多布施布施，求个家宅平安，您说对不对？
 唐氏 (白) 还是师傅想的周到。
 不空 (白) 您瞧怎么样？我想得周到不是，我成天尽在这上头动脑筋嘛！哟，外头车马声响，他们来了吧。
 陆游 (内白) 表妹，随我来。
 (陆游、陆子逸同上。)
 唐蕙仙 (内白) 来了。
 (小锣凤点头，唐蕙仙上。)
 唐蕙仙 (西皮散板) 移步低头意凄惶，
 陆子逸 (白) 表妹，见过你姑母。
 唐蕙仙 (西皮散板) 含羞敛衽拜姑娘。
 (白) 姑母在上，侄女拜见。
 唐氏 (白) 侄女免礼。
 不空 (白) 哟，这就是您的少奶奶呀，可真漂亮。
 唐氏 (白) 她和小儿尚未合卺，师傅不可如此称道。
 不空 (白) 哟，可不是吗，那我称呼她什么呀！
 唐氏 (白) 你就称她小姐就是。
 不空 (白) 哦，小姐。
 唐氏 (白) 侄女见过师傅。
 唐蕙仙 (白) 拜见师傅。
 不空 (白) 不敢当，小姐请坐，二位公子请坐。
 (众人同坐。)
 唐氏 (白) 啊，侄女，当年我与你爹娘分手之时你还幼小，如今倒也长成人了，但不知你爹娘得何病症而亡？
 唐蕙仙 (白) 我爹爹自到蜀中，在大元帅吴璠帐下当了参谋，屡建奇功，吴元帅同我爹爹一处饮酒，不想爹爹吃得大醉，回得家来，发了旧症，永辞尘世。我母悲痛成病，也下世去了。
 唐氏 (白) 哎，我那兄嫂啊！
 (唐氏哭。)
 陆子逸 (白) 婶娘，姑侄相见，正好叙话，不要如此悲伤。
 唐氏 (白) 啊，你看，我哭她爹娘，她怎么一点眼泪也无有啊。
 不空 (白) 可不是吗，这位小姐怎么跟她父母没有一点感情啊！
 陆子逸 (白) 她是怕婶娘伤心哪。
 唐氏 (白) 也是有的。

唐蕙仙 (白) 啊，侄女，你爹娘得病的时节可曾求神许愿否？
 不空 (白) 只是请医服药，未曾求神。
 唐氏 (白) 瞎，怎么不求神佛保佑啊！
 唐蕙仙 (白) 是呀，若到庙中布施许愿，你那爹娘也不至双双下世呀！
 唐氏 (白) 姑母好佛，我那姑爹怎么也竟自亡故了呢？
 不空 (白) 啊，这……
 唐氏 (白) 哎，小姐，你姑爹不是死了，他是成佛升天啦！
 唐蕙仙 (白) 着哇，你姑爹乃是升天成仙了啊！啊，侄女，你幼年可曾读过诗书？
 唐氏 (白) 幼年先父也曾教儿读过书来。
 唐蕙仙 (白) 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你那陆游表兄最喜作诗，日后你小夫妻倒要亲近亲近。
 (唐蕙仙哭。)
 唐蕙仙 (白) 这……
 唐氏 (白) 我也老胡涂了，你是他的未婚妻，你二人以后暂且兄妹相称。
 不空 (白) 嘿，真是大喜事！今日接来这位小姐，一家团聚多好呀！请您多布施，我们这位子孙娘娘灵极了，只要你多多布施，准保佑您今年就抱个大孙子。
 唐氏 (白) 暖，她与我儿尚未成亲，焉能就抱孙子！
 不空 (白) 嗨，我又说错啦，那么您多写点布施，保佑您阖家平安，没病没灾吧。
 唐蕙仙 (白) 啊，姑母，烧香便是敬佛，何必又写什么布施呀？
 不空 (白) 小姐，话可不是这么说，在佛前施舍，佛爷才能保佑您往后多生儿养女呢！
 (唐蕙仙羞。)
 唐氏 (白) 在佛前施舍，总是不吃亏的，待我写上二十两。
 (唐氏写。)
 不空 (白) 这就对了。老太太，您瞧神前灯油快干了，您再施舍十两银子的灯油钱吧。
 唐蕙仙 (白) 姑母，布施应付，尼僧供养，岂有爱财的神佛？当年梁武帝造庙修塔，达摩祖师道他并无功德，若真正佛门，哪有贪得无厌的！
 唐氏 (白)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
 陆游 (白) 母亲，表妹之言甚是有理。
 唐氏 (白) 住了，你二人尚未成亲就来接连一起顶撞于我，这还了得！
 不空 (白) 是啊，老太太，您在这庙里施舍可不是一年两年啦，往后要是不舍，可惜了从前的功果。
 陆子逸 (白) 婶娘，天色不早，大家回去了吧。
 唐氏 (白) 好，回去吧。师傅，我们告辞了。
 (西皮散板) 你三人随老身出离佛院，
 (唐氏、陆游、陆子逸、唐蕙仙同出门。)
 唐蕙仙、
 陆游、
 陆子逸 (同西皮散板) 这恶尼赖佛门诓骗金钱。
 (不空送出，罗玉书上，尾随，看，唐氏、陆游、陆子逸、唐蕙仙同下。不空反身，与罗玉书碰面。)
 不空 (白) 哟，公子，您送得着人家吗！
 罗玉书 (白) 我送他们干吗呀，我瞧这个姑娘够送礼的资格，拿她送礼准能升官发财。
 不空 (白) 哟，拿人家姑娘送礼，你升官发财，那不缺德吗？
 罗玉书 (白) 咳，你哪儿知道啊，做官的都是这样升的官，发的财！
 不空 (白) 你想拿她送礼可难点，她是陆游陆公子的未婚妻，你不知道吗？
 罗玉书 (白) 管他六公子七公子的哪，咱们有钱有势，我爸爸……
 不空 (白) 您别背家谱了，这个事动硬的不行，得智取。
 罗玉书 (白) 怎么个智取法儿呢？
 不空 (白) 这位陆老太太最信佛，往后我找空子就拿神佛吓唬她，先离间她们婆媳不和，以后可就好办啦。
 罗玉书 (白) 好，就这么办，你只要办好了，不误我公事，你要银子要钱哪样都成。
 不空 (白) 我两样都要，您瞧我这个岁数啦，将来我能有什么收缘结果呢！
 罗玉书 (白) 听你这话茬儿，你是尼姑思凡哪，我早给你找好主了，此位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身高八尺，头尾丈二有余……
 不空 (白) 这是人吗？

罗玉书 (白) 你还想嫁人吗，人谁要你呀！
 不空 (白) 好小子，拿你姑姑开心！
 罗玉书 (白) 得了，老姑子，你给我办好了这档子事，我准票不了你，放心吧，老姑子。
 不空 (白) 咳，别这么姑子姑子的，多难听啊！
 罗玉书 (白) 你是姑子，我不叫你姑子还叫你姑姑吗？
 不空 (白) 暖，好侄子，跟你姑姑进去喝茶去。
 罗玉书 (白) 好啊，我上了她的当了！
 (不空、罗玉书同下。)

【第三场：逐媳】

(小锣，唐蕙仙自上场门、陆游自下场门分上。)
 唐蕙仙 (西皮散板) 烹调事洒扫责女子职分，
 却怎奈娇生养未曾惯经。
 陆游 (白) 贤妹，午饭才罢，你又在此作甚？
 唐蕙仙 (白) 母亲饭罢歇息去了，命我洒扫房舍，整理妆台。
 陆游 (白) 哎，想你到此乃是客位，每日如此操作，愚兄心中甚不过意。
 唐蕙仙 (白) 操持家务原本女子应作之事，这倒无妨，只是我看居家要清门静户，不可容那不空老尼随意出入，兄长难道不知三姑六婆危害非浅。
 陆游 (白) 我岂不知，只是老人好佛，不知被她骗去多少银钱，竟为此辈所误。
 唐蕙仙 (白) 兄长就该及早劝醒，使老人恢复身心。
 陆游 (白) 哎，苦谏多年，甚至长跪在地，但老母……奈何奈何，啊贤妹，我母年迈，不合敬客之道，你还要看在我的份上。
 唐蕙仙 (白) 我若常在客位，堂上也未必如此肯教训于我，只因我这内侄女就是你的……
 陆游 (白) 什么？
 唐蕙仙 (白) 哎，与别人不一样，兄长不必在此，你攻书去吧。
 陆游 (白) 待我来帮助你。
 唐蕙仙 (白) 不要耽误了你攻书，快快去吧。
 陆游 (白) 如此少陪。
 (陆游出。)
 陆游 (白) 待我听她讲些什么？
 唐蕙仙 (白) 想我唐蕙仙自来到他家，与陆郎尚未合卺，姑母竟将我当奴婢看待，每日命我烹茶煮饭，洒扫房屋，怎奈我在爹娘膝下娇养惯了，却是干办不来。幸而陆郎倒有怜惜之情，日后不愁无有出头之日。哎，难得见的爹娘啊！
 (反二黄慢板) 可怜我未结褵椿凋萱冷，
 童养媳不如那陌路之人。
 喜檀郎倒有那夫妻情分，
 向着我不住的小语温存。
 奴与他终有日鸳鸯交颈，
 又何妨悉听这恶姑之声！
 扫罢了屋宇把妆台来整，
 (唐蕙仙取玉簪在手。)
 陆游 (白) 啊，表妹！
 (唐蕙仙一惊，玉簪落地。)
 唐蕙仙 (反二黄散板) 蓦心惊将花簪摔落在埃尘。
 陆游 (白) 哎呀，贤妹呀，此簪母亲最是心爱，你、你、你怎的单单将它摔碎了。
 唐蕙仙 (白) 讲什么将簪摔碎，你若不来，我还未必跌坏此簪呢！
 陆游 (白) 事已至此，你埋怨于我也是无益。
 唐蕙仙 (白) 说什么埋怨，少时姑母知道又要打我的呀！
 (唐蕙仙哭，唐氏暗上，窃听。)
 陆游 (白) 不妨，不妨，待我取些胶来，将它粘好。
 唐蕙仙 (白) 玉簪岂能粘得！
 陆游 (白) 我便将它藏起，不叫母亲看到也就是了。

唐蕙仙 (白) 姑母不见此簪，岂有不问之理？

陆游 (白) 这倒难了，也罢，母亲若问，只说是我摔断的就是。

唐蕙仙 (白) 我岂能连累你挨打，姑母若问，还是我承认的好

(唐氏进门。)

唐氏 (白) 暖，陆游，你不去攻书，却来同她讲话，莫非是她留你在此的？

唐蕙仙 (白) 侄女怎敢。

唐氏 (白) 我方才听你们说什么玉簪？

陆游 (白) 是孩儿在此私看母亲的那只玉簪

唐氏 (白) 玉簪今在哪里？

陆游 (白) 这个……

唐氏 (白) 你手拿何物？

陆游 (白) 哎呀，母亲哪，是孩儿偷看玉簪，一时不慎，失手将它摔断了，

唐氏 (白) 是你摔断的？

陆游 (白) 是孩儿摔断的。

唐氏 (白) 取家法来，待为娘打你。

陆游 (白) 是。

(陆游取家法。)

陆游 (白) 家法在此。

(唐氏持家法欲打。)

唐氏 (白) 奴才！

唐蕙仙 (白) 哎呀，姑母，这玉簪是侄女摔断的，不要责打表兄。

唐氏 (白) 哈哈，我早就知道是你摔断的，快向前来领责。

陆游 (白) 母亲，看在她平日洒扫房舍甚是勤谨，免了责打吧。

唐氏 (白) 说什么洒扫房舍甚是勤谨，我看她哪日扫的也是不干不净的；叫她烧饭，她将酒泼在灶上，险些失火；叫她整理妆台，她又把我家传的玉簪摔断，分明有意祸害于我，我今日必得狠狠的打。

陆游 (白) 母亲，饶了她吧。

唐氏 (白) 住了，她未来时你用心攻书，自从将她接到家中，竟分了你上进之心，我打她也正是警戒与你。哎，贱人哪！

(二黄散板)

玉簪本是无价宝，
将它摔断罪难逃。
手执家法行教训，

(唐氏打唐蕙仙。)

唐氏 (二黄散板) 纵然打死气难消！

唐蕙仙 (白) 姑母啊！

(二黄散板)

千看万看儿年小，
过出无心求恕饶。
叩头有声苦哀告，

(白) 哎呀，姑母啊！

(二黄散板)

轻打轻责饶这遭。

陆游 (白) 母亲饶了她吧，少打几下，不要累坏身体。

唐氏 (白) 哼哼，果然累了。好，我也不打你了。

陆游 (白) 啊，母亲不打你了，快快谢过。

唐蕙仙 (白) 谢姑母。

唐氏 (白) 打，我是不打你了，我叫你罚跪前庭。

陆游 (白) 母亲，打免了，跪也免了吧。

唐氏 (白) 你若多言，我还是打。
跪在那厢！

(唐蕙仙跪。)

陆游 (白) 哎呀，我这个情是讲不下来了，待我找兄长前来。

(不空上。)

不空 (念) 为赚美娇娘，见缝洒熏香。

陆游 (白) 这个老尼来得倒也凑巧，平日母亲最信他的鬼话，待我寻她讲个人情。

(陆游向前拉不空。)

陆游 (白) 师傅请了，过来。

不空 (白) 哟，你这个读书的人怎么满街拉姑子呀，挤鼻子弄眼的，调戏我是怎么着？

陆游 (白) 师傅不可取笑，只因我母亲将表妹罚跪在此，是我讲情不准，你是她的心腹人，请你前去劝解劝解。

不空 (白) 小姐为什么罚跪呀？

陆游 (白) 只因整理妆台，将我母亲心爱的玉簪摔断了。

不空 (白) 就为这个吗？

陆游 (白) 还有么，日前烫酒险些失火。

不空 (白) 呵，这两档子事可真不小。

陆游 (白) 事大事小，你一说就了。

不空 (白) 不行，不行，我们出家的人，不能管你们的家务事。

陆游 (白) 师傅若能讲下个人情，我多多布施于你。

不空 (白) 暖，我们出家人可不贪财。

陆游 (白) 这到难了，我还是去寻兄长前来。

(陆游欲走。)

不空 (白) 你回来，虽说出家人不贪财，可是你要在佛爷跟前花钱，我也不敢不收。

陆游 (白) 你若讲下这个人情来，我布施你五十两；你若讲不下这个人情，我是一文也无有。

不空 (白) 那可不成，我讲得下来讲不下来，你出口是愿，可不能打退堂鼓。

(不空进门。)

不空 (白) 阿弥陀佛！

唐氏 (白) 师傅来了请坐

不空 (白) 坐着，我说老太太，怎么不见您那儿媳妇呀？

唐氏 (白) 只因她每日招惹是非，是我将她罚跪在此。

不空 (白) 在哪儿哪？我瞧瞧去。哟，这不是上我庙里烧香的那位大小姐吗？怎么矮了半截了！你在庙里得罪神佛，回来就叫你罚跪，你说佛爷灵不灵！阿弥陀佛。我说老太太，您叫小姐在这儿跪着，咱们也不得说话，干脆瞧着我的面子，叫她起来得了。

唐氏 (白) 别人讲情我不准，师傅讲情，我一定要准的。

唐氏 (白) 蕙仙，起来。

唐蕙仙 (白) 是，谢姑母。

唐氏 (白) 谢过师傅。

唐蕙仙 (白) 谢师傅。

不空 (白) 阿弥陀佛，不敢当。

唐氏 (白) 蕙仙，前庭无事，还是厨下操作去吧。

唐蕙仙 (白) 遵命，正是：

(念) 权为灶下养，谁怜薄命人。

(唐蕙仙下。)

陆游 (白) 哎呀呀，这件事总算完了，我也要攻书去了。

不空 (白) 你回来，你的布施呢？

陆游 (白) 什么布施？

不空 (白) 装糊涂啊，那五十两银子！

陆游 (白) 改日再说吧，我要攻书去了，哈哈！

(陆游下。)

不空 (白) 好啊，不给钱，还跟我打哈哈，这叫过河拆桥啊。真斗不过你们念书的人，我不拆散你们这段姻缘，我就白当姑子了！

(不空四顾。)

唐氏 (白) 师傅，看些什么？

不空 (白) 我看您宅里黑气腾腾的，恐怕要出点什么事？

唐氏 (白) 但不知应在何人身上。

不空 (白) 您是一家之主，当然得应在您身上了

唐氏 (白) 怎么，应在我的身上，不知可有解救之法？

不空 (白) 别忙，等我给您仔细算算。老太太，您是哪年生的？

唐氏 (白) 我是申年生的。

不空 (白) 这么说您是个老猴儿精？

唐氏 (白) 你这是怎么讲话？

不空 (白) 我说您是属猴的。那么您这位童养少奶奶是哪年生的？

唐氏 (白) 她么，是寅年生的。

不空 (白) 属虎的。哎哟，不好不好，就应在你们娘俩身上！常言说：虎进门，必伤人。虎视眈眈的，早晚得让她这个虎，把您这个猴给吃了。

唐氏 (白) 师傅，我方才说错了，我是属虎的，她是属猴的。

不空 (白) 是呀，那更不好啦，您这个虎，虎虎势势的本来挺好，来了这么个猴东窜西蹦，跳跳窜窜的，老让您心里不静，那您还能好的了吗？我问问您，八成您这两天宅里许有点什么不平静，不如意的事吧！

唐氏 (白) 嗯，是有的，前几日……

不空 (白) 别说了，我算算，您听对不对？

(陆游上。)

陆游 (白) 不空这个老尼怎么还未走去？待我听她与母亲讲些什么？

(陆游听。)

唐氏 (白) 师傅讲来

不空 (白) 您家里前两天着过火，对不对？

唐氏 (白) 不错，对的。只因我那儿媳在厨下烫酒，将酒洒在灶上，险些着了大火。

不空 (白) 火没烧起来，对不对呀？

唐氏 (白) 哎呀，佛爷真是灵验哪！

不空 (白) 那就是因为您平日敬神拜佛，肯给布施，佛爷才保佑您免了这步灾难。

唐氏 (白) 师傅说的不错。

不空 (白) 还有，这两天恐怕还把您心爱的一件什么东西损坏了，有没有？

唐氏 (白) 不错的，我命她整理妆台，她将我心爱的玉簪摔断了。

不空 (白) 哎呀，老太太，摔断玉簪可不好啊！想玉簪乃是头上之物，这就如同杀您的头一样啊，这样的儿媳妇，您还要她干什么，依我说把她休了得了！

陆游 (白) 哎呀，这个老尼搬弄是非，待我寻找兄长前来。

(陆游下。)

唐氏 (白) 她乃我的内侄女，况且与我儿十分恩爱，我如何休得，我那蠢子也未必肯依呀！

不空 (白) 有办法呀，今当大比之年，您何不叫公子上京赶考，先把他们俩分开，老太太，您要是不休她，这可关乎您的寿数，大主意得您自己拿。

唐蕙仙 (内白) 哎，苦啊！

不空 (白) 老太太，您听见没有，您让她干点活，她又在那儿给您号丧哪！

唐蕙仙 (内二黄散板) 痛椿萱失怙恃柔肠寸断，

不空 (白) 您听，就照她这个哭劲的，您这份日子也甭打算好过了啊！

唐蕙仙 (内二黄散板) 又谁知逢恶姑迷惑妖言。
竟将我朝打暮嫌，

不空 (白) 老太太，她这是骂您哪！

唐氏 (白) 哎呀，好奴才！

唐蕙仙 (内二黄散板) 心烦意乱泪洗面，
难道说真成了薄命红颜。
三姑六婆为害非浅，为害非浅！

不空 (白) 这是骂上我了，老太太，休不休的在您，我可走了。

唐氏 (白) 哎呀呀，气死我也！

(不空下。唐氏入内拉唐蕙仙同上。)

唐氏 (白) 蕙仙哪，小贱人，我命你在厨下操作，你为何在那里恨天怨地，咒骂于我？

唐蕙仙 (白) 侄女怎敢？

(陆游拉陆子逸同上。)

陆游 (二黄散板) 请兄长来劝解急忙向前。

陆子逸 (白) 婶娘，怎的又与表妹生气？

唐氏 (白) 哎呀，侄儿呀，我将蕙仙接到家中，原是好意，不想自她到我家中，每日哭哭

啼啼，愁眉苦脸，持家操作，却又连生事端，我只道她年幼无知，举止不慎，却原来与我命犯克星，二相不合，我是不能留她在家的了。

陆游，命你快快写封修书，将她休弃了吧。

唐蕙仙 (白) 哎呀，姑母，侄女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纵有不是之处，还望姑母教训，千万不可叫他、他、他写休书啊。

陆子逸 (白) 哎呀，婶娘，我那弟妇不曾与我弟合套，又未犯七出之条，只怕是休不得的。

唐氏 (白) 不空言道：我与她二相不合，我若不将她休弃，我的老命难保。

唐蕙仙 (白) 姑母，无稽之谈岂可相信！

陆子逸 (白) 婶娘若无故将她休弃，传扬出去岂不被旁人说长道短？

唐氏 (白) 也罢，今当大比之年，就命你二人上京科考，你弟陆游若能取得功名，官运冲破煞气，再与他二人议定婚事；若不得中，我就与他另婚别姓了。

陆子逸 (白) 哎呀，婶娘，休不得！

唐氏 (白) 休不得也要休，哼哼哼，我是不能容留你这个败家星啊！

(唐氏下。)

唐蕙仙 (白) 哎，事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出你家得大门，待我碰死了吧！

(唐蕙仙欲碰，陆子逸拦住。)

陆子逸 (白) 贤妹不可，你若碰死岂不急坏了我的兄弟，暂且去到我家，日后还有团聚之日。

陆游 (白) 兄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怎么不劝说我家母亲，反要接她去到你的家中是何道理？

陆子逸 (白) 贤弟，婶娘正在盛怒之下，怎能劝醒于她？还是叫贤妹在我家中暂住一时，我兄弟明日即便起程进京赴试，得中回来，我包你二人完成花烛就是。你二人就此话别，待我后堂劝说婶娘几句，去去就来。

(陆子逸下。)

陆游 (白) 贤妹，我母一时气忿，你不可挂在心上。

唐蕙仙 (白) 这也怪我自己不好，但愿你此去临安功名有份，纵然落第而归，我也坚守旧盟，除死方休。

陆游 (白) 表妹善自珍重，不可过分忧虑，我这里有诗扇一柄，贤妹收下。

(陆游递扇，唐蕙仙接。)

唐蕙仙 (白) 哎，表兄啊！

(西皮二六板)
我与你一见钟情甚，
一点根芽种得深。
富贵穷通何足论，
山盟海誓也是虚文。
姻缘本是爹娘订，
不想高堂变了心。
你不比休妻汉黄允，
奴不是覆水难收下贱人。
但愿苍天知我意，
何必再向别人云！

(陆子逸上。)

陆子逸 (西皮散板) 堪堪红日依山尽，
(白) 兄弟，天时不早，我与蕙仙贤妹要回去了，你速速收拾行囊，明日一同赴试。

陆游 (白) 就依兄长，贤妹！

(西皮散板) 乘龙跨凤待佳音。

陆子逸 (白) 贤妹，我们走吧。

(陆游、唐蕙仙不舍，陆子逸劝唐蕙仙同下。)

陆游 (白) 哎呀且住，今日之事，全怪那恶尼不空挑拨是非，生生拆散我们二人，待我去到庙中将她暴打一顿，也出出我这口恶气。

(陆游走圆场。)

陆游 (白) 来此已是娘娘庙，不空，不空，不空快来！

(不空上。)

不空 (白) 谁呀？这么不空，不空的。哟，敢情是陆公子，真守信用，给我送那五十两银子来啦？

陆游 (白) 不空。
 不空 (白) 哟，你怎么叫我不空啊！
 陆游 (白) 不叫你不空，我还叫你妖尼不成！
 不空 (白) 你怎么骂我呀？
 陆游 (白) 不但骂你，我还要揍你呢！
 (陆游打不空。)
 不空 (白) 哎哟，救人哪，秀才造反啦。徒弟们，救师傅来呀！
 (陆游打不空，四小尼急上拦阻。)
 陆游 (白) 我看你日后还敢多嘴多舌的不敢！
 (陆游下。)
 不空 (白) 哎哟，这小子可把我打着了。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哎哟妈呀，徒弟们，揍师傅养伤去！
 (四小尼搀不空同下。)

【第四场：惊签】

(车夫、唐氏同上)

唐氏 (西皮散板) 我儿临安去赴考，
 老身庙中把香烧。
 (唐氏下车，车夫下。唐氏进庙，不空以白绫套在左臂迎上。)
 不空 (白) 阿弥陀佛！老太太，您烧香来了。
 唐氏 (白) 烧香来了，师傅您这是怎么样了？
 不空 (白) 我怕得半身不遂，先保上点险，您儿媳妇怎么没来呀？
 唐氏 (白) 师傅怎么忘怀了，你不是叫我把她休弃吗，我已然将她休弃了。
 不空 (白) 休得好，这回你们就要家宅平安了。
 唐氏 (白) 我儿上京赶考，不知得中与否，我想求只灵签，一问今后吉凶。
 不空 (白) 我给您准备签筒。
 (唐氏跪，不空持签筒在手。)
 唐氏 (白) 神灵在上，弟子叩问吉凶，乞赐指示。
 不空 (白) 老太太，签出来了，您自己瞧瞧
 唐氏 (白) 待我看来。
 (唐氏接签看。)
 唐氏 (白) “下下第十一签”。
 师傅，怎么是个下下签哪！
 不空 (白) 我这一筒都是下下签。
 唐氏 (白) 啊？
 不空 (白) 不是，您没求出上上签来呀，您别瞧着它发楞，您念念，我听听。
 唐氏 (白) 我怎么看不懂它的意思呀。
 不空 (白) 您不懂，我给您讲，一讲就明白了不是？
 唐氏 (白) 待我念来：“何事问天公，有心大不同，修行无实意，难免孤独凶！”
 不空 (白) 哎哟，这个签可不太好了，尤其是最后一句，明明是说你命犯孤独，非得出家当姑子不可呀！
 唐氏 (白) 嗳，我乃有家有儿之人，怎能身入空门？
 不空 (白) 话不是这么说，您不出家也行，那可对您的寿数有碍。
 唐氏 (白) 哎呀，师傅，你要设法救我一救啊。
 不空 (白) 咳，老太太，您怎么怕当姑子呀，难道姑子不是人吗？依我说既然神佛道您有缘进到佛门里来，干脆您就认命吧。
 唐氏 (白) 如此说来，我是姑子命了，哎，我好命苦啊！
 不空 (白) 我们出家人也是慈悲心，您这一哭，我心还真软了。这么办，我教您个禳解的法子，可是头一样您别怕多花钱。
 唐氏 (白) 钱我是不怕花的。
 不空 (白) 还有，您得找个亲人，素日与您不合的，您瞧着她不顺眼的，要是年轻点更好，教她替您出家，那可就没您什么事啦。

唐氏 (白) 只有我那儿媳蕙仙与我不合。
 不空 (白) 怎么着，我要叫您儿媳来出家，那敢情给我们庙里增光啦。
 唐氏 (白) 怎么，她来出家能给你们庙里增光？
 不空 (白) 是呀。
 唐氏 (白) 哎，年轻轻出家忒也的苦了！我已然老了，既是如此，还是我来出家。
 不空 (白) 您可不行，您这岁数是挑水的回头——过来井啦！我这庙里的事您不胜任。
 唐氏 (白) 只是我已然将我那儿媳休弃，住在我侄儿家中了。
 不空 (白) 那容易呀，您假装接她回家，不就把她诓到我庙里来了？
 唐氏 (白) 也只好如此了
 不空 (白) 越快越好，老太太。
 唐氏 (白) 告辞了。
 (西皮散板) 命犯出家真不幸，
 只得寻找替身人。
 (唐氏下。)
 不空 (白) 这老太太算让我给蒙着了，真没想到，三言五语这个大美人就弄到我庙里来了，总算我这些日子没白费心，要是把她献给秦丞相，秦丞相一高兴，还轻赏的了我吗？得了，我尽等发财啦，阿弥陀佛！
 (不空下。)

【第五场：计赚】

(唐蕙仙上，陆子逸妻随上。)
 唐蕙仙 (西皮原板) 无故的成覆水满心悲恨，
 都只为老姑母迷信神灵。
 他陆门我唐家联姻二姓，
 到如今只落得两不分明。
 万种愁都付与芳心一寸，
 可怜我蕙仙女受尽欺凌。
 陆子逸妻 (白) 贤妹不必过分悲伤，耐等他二人得中回来，一家又可团聚了。
 (车夫、唐氏同上。)
 唐氏 (西皮散板) 求灵签才知道万般是命，
 寻替身将蕙仙舍入空门。
 (唐氏下车，进门，车夫下。)
 陆子逸妻 (白) 姑娘来了，侄媳这厢有礼。
 唐蕙仙 (白) 拜见姑母。
 唐氏 (白) 罢了，啊，侄媳，蕙仙在此多有打扰，我今日准备接她回去。
 陆子逸妻 (白) 姑娘不是叫表妹暂住我家，等他兄弟二人得中回来吗？
 唐氏 (白) 我不接她回去，恐受旁人耻笑。
 陆子逸妻 (白) 啊，贤妹，姑娘接你回去，你意如何？
 唐蕙仙 (白) 嫂嫂，既然姑母叫我回去，我还是回家侍奉姑母的好。
 唐氏 (白) 着啊，这才是孝道的女子，我姑侄就此告辞了。
 陆子逸妻 (白) 送姑娘。
 唐氏 (白) 不必送了。
 (西皮散板) 心中巧计安排定，
 (陆子逸妻下，唐氏、唐蕙仙同上车，同走圆场，同下车，不空暗上。)
 唐蕙仙 (西皮散板) 却因何不回家来到禅林。
 啊，姑母，为何不到家中，又到庙里作甚？
 唐氏 (白) 烧炷佛香再走。
 唐蕙仙 (白) 啊，又要烧香吗？
 不空 (白) 听说烧香她就脑袋疼。
 老太太，请到禅堂吧。
 唐氏 (白) 好，好，好。
 (唐氏、唐蕙仙同进门。)

不空 (白) 老太太，我想起来了，我们这儿的欢喜佛，您还没看见哪，今儿个您到后边看看去吧。

唐氏 (白) 倒要看上一看，师傅带路。

唐蕙仙 (白) 待我搀扶姑母一同前去。

不空 (白) 小姐，您这个没出阁的闺女可看不得欢喜佛，您在这儿等一等，我们就来。

唐氏 (白) 是呀，侄女，你就在此安心静候吧。

师傅，你要好生看待于她。

(唐氏、不空同出，唐氏回头偷看唐蕙仙落泪，不空催唐氏下，不空虚下，上。)

不空 (白) 老太太，您慢慢走吧，您放心得了。

(不空进门。)

唐蕙仙 (白) 师傅为何一人回来，我家姑母呢？

不空 (白) 你姑母她回家了。

唐蕙仙 (白) 既然回家，为何不从前门而去？

不空 (白) 这个老太太尽做见不得人事，永远不走前门，尽走后门。

唐蕙仙 (白) 她走了，我也告辞了。

不空 (白) 你回来吧，你还想回家吗？我告诉你得了，老太太命犯出家，年纪大了，我这儿不收老徒弟，因此她将您舍在庙中，替她出家了。

唐蕙仙 (白) 怎么，叫我在您出家？哎呀，姑母，你忒以的狠毒了！

不空 (白) 这个老太太狠极了，她走的时候还嘱咐我说，你要是回家，她终日打你骂你，虐待于你，依我看您不如出了家，倒有个收缘结果。

唐蕙仙 (白) 我乃有夫之妇，我是万万不能出家的，我还要见我那陆郎。

不空 (白) 你那陆郎上京赶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回来的，您无家可归，哪是安身之处啊？干脆，就在我这儿出了家，等他回来，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唐蕙仙 (白) 好，如此我情愿出家就是。

不空 (白) 我把你师兄叫出来跟你见见。

我说徒弟们，快来呀！

(四小尼同上。)

四小尼 (同念) 忽听师傅唤，急忙到跟前。

(同白) 师傅，什么事呀？

不空 (白) 这是你们师弟，过来见见。

四小尼 (同白) 师弟。

唐蕙仙 (白) 啊，哎呀，师傅，她们怎么竟未曾落发呀？

不空 (白) 不落发不好看吗？年轻的姑娘，干吗非剃成秃子不可呀？跟我出家就有这么点照顾，您也不必落发，只要遵守我这庙里的清规就成。

唐蕙仙 (白) 师傅庙里有何清规？

不空 (白) 我这庙里头一样得能舍身救人。

唐蕙仙 (白) 啊，舍身救人，此乃观音菩萨之本，我情愿舍身救人。

不空 (白) 我这个舍身救人，可跟菩萨那个不一样，我这是专救有钱的人。你们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了男施主，好好给我应酬着，陪着喝喝酒，聊聊天，人家有什么要求，别驳回就成啦。

唐蕙仙 (白) 这岂不成了娼妓！

不空 (白) 你别着急，这档子事您要是不愿意，我还有个办法，如今秦桧秦丞相打算娶一房妾小，我给你说说，这档子事要成了，不但您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连我也跟着沾点光，这比在我庙里可又强了。

唐蕙仙 (白) 好淫尼！

(唐蕙仙打不空。)

唐蕙仙 (西皮散板) 佛门清净是本分，
作怪妖尼敢宣淫。

不空 (西皮散板) 贱婢说话真可恨，
竟敢开口辱骂人！
手拿戒尺将你打，

(不空打唐蕙仙。)

不空 (西皮散板) 看你应承不应承！

唐蕙仙 (白) 纵然将我打死，我也不能从尼为娼。
 四小尼 (同白) 师傅，别打她了，呆会我们劝劝她得了，真要把她打死，您的心可全白费啦。
 不空 (白) 有理，你既不答应，你就在我这庙里给我作苦工。
 唐蕙仙 (白) 我情愿作苦工。
 不空 (白) 好，从今儿个起，打柴烧火，挑水做饭，全是你的事，从早到晚不许闲着。你们把她带走，看着她，别叫她偷懒。
 四小尼 (同白) 是。
 师弟，走吧。
 (二小尼拉唐蕙仙同下。)
 不空 (白) 真气死我啦，先磨练磨练她再说。年轻轻的敢说真心修行，师傅我这岁数……
 二小尼 (同白) 师傅，您真心休息！
 不空 (白) 我都不敢说真心修行。
 (不空、二小尼同下。)

【第六场：闹庵】

唐蕙仙 (内白) 苦啊！
 (唐蕙仙挑水桶上。)
 唐蕙仙 (二黄散板) 磨难重重何时了，
 忧损粉面愁仄腰。
 (白) 想我唐蕙仙，自到尼庵，终日操作，从晨至昏不得停闲，时常遭到恶尼鞭打，况且每看此辈妖尼宣淫布荡，实难入目。陆郎啊陆郎，你远在京都，怎知我的苦处哟！
 (唐蕙仙汲水，出神。不空上。)
 不空 (白) 这水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挑回来呀？呵，真有你的，放着水不打，你在这儿发楞啊！得了，这活你也甭干了，今儿个我就把你锁在这间空屋子里，让你好好想想，你要是肯到秦丞相那儿去，我就把你放出来；你要是老这么别扭，我呆会拿剪子把你的头发绞了，让你没法见人，进去！
 (不空推唐蕙仙入内，扣门。不空下。)
 唐蕙仙 (白) 哎！
 (二黄顶板) 这妖尼逞凶残将门儿闭掩，
 霎时间头昏目眩坐了幽关。
 (白) 罢！
 (二黄顶板) 惟求一死红尘断，
 (唐蕙仙解带，扇落。唐蕙仙持扇，沉思。)
 (白) 喂呀！
 (二黄顶板) 见诗扇不由人悻恻缠绵。
 他临行嘱珍重两情缱绻，
 比翼连理金石坚。
 只道如花成美眷，
 料不想惨凤凄鸾遗恨在碧落黄泉。
 望临安忆陆郎我嘶声呼唤，
 陆郎啊！
 (罗玉书上。)
 罗玉书 (二黄顶板) 猛听得唤罗郎莺燕声喧。
 (白) 嘿嘿，今儿个我来着了，八成这个大姑娘答应我这档子事了啦，要不干吗这么娇滴滴的叫罗郎，罗郎的！
 唐蕙仙 (白) 哎，陆郎啊！
 罗玉书 (白) 哎，你别着急，我来了。
 (罗玉书进门。)
 罗玉书 (白) 我猜你就是答应了不是，挺聪明的人，为什么放着福不享，担受这份苦呢？
 唐蕙仙 (白) 你是哪里来的狂徒？
 罗玉书 (白) 哟，你不认识我呀？要不是我，你能到秦丞相那儿享福吗？

唐蕙仙 (白) 原来你与淫尼俱是一伙!

罗玉书 (白) 多少有点关系, 没别的, 赶紧跟我走吧。
(罗玉书向唐蕙仙扑去, 唐蕙仙摘罗玉书帽子打。)

罗玉书 (白) 哎哟!

(罗玉书夺门欲跑, 不空持剪刀上。)

不空 (白) 好贱人, 你还想跑吗? 干脆给你落了发就结了。
(不空绞罗玉书头发。)

罗玉书 (白) 哎哟妈呀, 你这哪是给她落发呢, 简直是让我出家嘛!

不空 (白) 哟, 敢情是罗公子, 我绞错了。

罗玉书 (白) 荒唐, 你倒是瞧明白了啊。

不空 (白) 我这不是急劲吗! 只因她不肯答应, 我才拿剪子吓唬她。

罗玉书 (白) 你倒把我吓着了。

不空 (白) 得了, 您包涵点吧, 这也是为了您的事呀, 您瞧她不答应可怎么办哪?

罗玉书 (白) 她不答应, 还跑得了我的手心呀! 你闪开了。
(二黄散板)
看这位小娇娇十分美艳,
笨姑子全不懂爱上加怜。
快起来跟我走诸事好办,
冒失鬼眼无珠胡搅蛮缠。

唐蕙仙 (二黄散板)
(唐蕙仙打罗玉书。)

罗玉书 (二黄散板) 话没完来一掌连骂带卷,
要知道罗玉书根底非凡。
叫老尼捆绑她相爷亲看,
(罗玉书示意不空上前去。独孤策上, 抓住罗玉书, 抽刀欲刺。)

独孤策 (二黄散板) 仗恶势压良善命染黄泉。
(独孤策刺死罗玉书, 唐蕙仙昏倒。)

不空 (白) 哎呦, 杀死一个, 吓死一个, 两条人命, 快来人哪!
(四小尼同上。)

独孤策 (白) 你嚷嚷什么, 这样的人还不该杀吗! 先把这个女子搀到后面去, 用姜糖水救活。
(四小尼搀唐蕙仙同下。四小尼同上。)

不空 (白) 你把他杀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独孤策 (白) 不知道。

不空 (白) 我告诉你, 他就是兵部侍郎罗汝楫的儿子, 当朝秦丞相是他的表叔, 你惹得起吗!

独孤策 (白) 哈哈, 我杀的就是这些贪官污吏, 恶霸土豪, 你还什么怕呀!

不空 (白) 那你可顶着打人命官司, 我可了不了这个事。

独孤策 (白) 甭害怕, 如今兵荒马乱, 地方官只顾捞钱跑路, 不会来管这些闲事。你们把他拉到后院, 扔到井里, 人不知鬼不觉的, 不就结了吗, 先把他拉下去。
(四小尼拉罗玉书同下。四小尼同上。)

不空 (白) 这会儿是没人知道, 往后要是追究起来, 我还是跑不了啊, 再说你把他杀了, 我的财东也就没了。

独孤策 (白) 全有我哪, 我今儿个来就是为了包圆来的。

不空 (白) 哟, 什么叫包圆呀?

独孤策 (白) 我叫独孤策, 是宗大官人那儿派来的, 打算把你们都接到那儿去, 一个不留, 这就叫包圆。

不空 (白) 呵, 我这尼姑庙真走运, 有包圆的了。那我们这个庙呢?

独孤策 (白) 嗐, 这个是非之地, 你还舍不得它干什么? 到了那儿, 宗大官人是要什么给什么, 要庙还给你们盖座比这个大的呢!

不空 (白) 那敢情好, 什么时候走啊?

独孤策 (白) 马上就走, 车都准备好了。刚才那女子苏醒了没有?

四小尼 (同白) 灌过姜糖水啦, 还在昏迷不醒。

独孤策 (白) 那就把她搀到车上, 大家一同往宗大官人府中去者。

四小尼 (同白) 是。

不空 (白) 这回我可要享福啦!

(独孤策、不空、四小尼同下。)

【第七场：锄尼】

(宗子常上。)

宗子常 (西皮散板) 仗义行侠人敬仰，
谁人不知宗子常。
不愿当朝为将相，
愿扶危困锄强梁。

(独孤策上。)

独孤策 (白) 参见大哥。
宗子常 (白) 罢了，贤弟所办之事怎么样了？
独孤策 (白) 淫尼俱被小弟赚回庄来，我看只有不空一人十分刁恶，其余小尼俱系不空引诱被逼而为，内中还有一女子，似非淫尼一党，小弟进庙之时，正值那奸贼罗汝楫之子罗玉书与这女子胡缠，是我一时气愤将他杀死。
宗子常 (白) 杀得好，那一女子呢？
独孤策 (白) 那一女子吓得至今昏迷不醒，我也把她用车来回庄来了。
宗子常 (白) 好，贤弟先将不空与众小尼唤了上来。
独孤策 (白) 是。
不空，宗大官人呼唤你等。

(不空引众小尼同上。)

不空 (白) 来了。
大官人叫咱们哪。花钱的老爷们可有脾气，进去之后看我的颜色行事。
独孤策 (白) 不空，这回你就要发财啦，进去吧。
不空 (白) 只要发财，什么事我都干得出来。

(不空进门。)

不空 (白) 参见大官人。
宗子常 (白) 不空，你为何不守清规，败坏佛门？
不空 (白) 我没有啊，大官人。
宗子常 (白) 你庙中尽是带发的女子，每日作些无耻勾当，还说无有？
不空 (白) 咳，大官人，您怎么不明白呀，这不也是好事吗！我们一面念经，一面再干些别的，省的闲着不是。再说我叫她们这么做，对您这有钱的人不是更方便吗？这是两全其美呀！
宗子常 (白) 既是如此，你庙中那一女子为何不愿受罗家犬子胡缠？
不空 (白) 嗨，大官人您哪儿知道，这个女子她不开窍呀！
独孤策 (白) 她不开窍，那么你开窍了吗？
不空 (白) 我呀，我头三十年就开窍啦！
宗子常 (白) 你为何苦苦逼她作些无耻之事？
不空 (白) 大官人，我叫她干这个不光是为我赚钱，也是为她好啊！她是我庙里长得最体面的，我这次不是把她带来，怎么对得起大官人您这花钱的主儿呀！
宗子常 (白) 如此说来，某倒要重重赏赐你了！
不空 (白) 我这儿先给您道谢了。
宗子常 (白) 贤弟，将她超度了吧。
不空 (白) 哎呦，大官人您可别开玩笑，我们出家人说超度可就是升天啦。我还没死，您怎么能叫我升天哪。
宗子常 (白) 原叫你升天！
不空 (白) 妈呀，要糟糕。
独孤策 (白) 不空过来，我问问你，你怎么会叫不空啊？
不空 (白) 我只要见了钱，就得想办法把它弄到我手里，一回也空不了，所以我叫不空。
独孤策 (白) 你这儿来，我有句话跟你说。
不空 (白) 什么话，您说吧！

(独孤策抽刀刺不空。)

独孤策 (白) 这回我看你空不空。

不空 (白) 哎唷, 这回我可空了!
(不空死。众小尼同跪。)

众小尼 (同白) 哎呀, 大官人, 我等原是良家妇女, 做此丑事, 乃是被逼无奈, 还望饶命, 我等今后一定改邪归正。

宗子常 (白) 妇道人家原该一身清白, 安分守己, 岂可胡作非为。既是你等俱愿改邪归正, 某这里赏你们银两, 自己寻找安身之处, 学个男耕女织, 夫唱妇随, 自食其力。快快去吧!

众小尼 (同白) 多谢大官人。
(众小尼同叩头, 同下。)

独孤策 (白) 大哥, 如今众尼俱已发放, 只有那一女子尚在昏迷不醒, 方才下车之时, 在她身旁遗落扇儿一把, 大哥请看。
(独孤策呈扇。)

宗子常 (白) 待某看来:
(念) “出茧修眉薄淡妆, 丁冬环佩立西厢。人间浪作新秋感, 银阙琼楼阵阵凉。——山阴陆游题。”

独孤策 (白) 此乃陆游贤弟所题之扇, 此女必定与陆贤弟沾亲。

独孤策 (白) 哎呀大哥, 听说陆贤弟的未婚妻唐蕙仙备受其母凌虐, 后来赶出家门, 莫不成这一女子就是唐蕙仙吗?

宗子常 (白) 或许有之, 你就吩咐秋香, 将她搀入后园居住, 好生款待, 看其是否唐氏女子, 愚兄后堂备酒与你贺功。

独孤策 (白) 遵命。
(宗子常、独孤策分下。)

【第八场：试图】

(秋香上。)

秋香 (念) 巧计安排定, 打动守贞人。
(白) 昨几个我们大官人叫我把那一女子扶入花园, 嘱咐我观察她的动静, 只是她一天一宵昏迷不醒, 看着真怪可怜的。今几个天又不早了, 我再去瞧瞧去。

(秋香欲入内。)

唐蕙仙 (内西皮导板) 全为节义苦难尽,
秋香 (白) 哟, 有动静了, 待我闪躲一旁, 暗中听她讲些什么。
(秋香藏身。唐蕙仙出帐。)

唐蕙仙 (西皮散板) 死比鸿毛一样轻。
(白) 哎呀, 看此处壁悬书画, 几列鼎彝, 怎么不似冥途地府, 难道说我不曾死吗? 壁上有幅挂屏, 怎么像陆郎笔迹。

(唐蕙仙向前看。)

唐蕙仙 (念) “半醉凌风过月旁, 水精宫殿桂花香。素娥定赴瑶池宴, 侍女皆骑白凤凰。——子常仁兄雅嘱, 弟务观陆游题。”
(白) 果然是我那陆郎写的。哎呀, 夫啊!

(秋香上。)

秋香 (白) 哟, 小姐, 您怎么对着字儿哭啊?

唐蕙仙 (白) 我是睹物思人。哎!

秋香 (白) 睹物思人? 喂, 这写字的是您什么人?

唐蕙仙 (白) 这个是我……

秋香 (白) 您到快说呀!

唐蕙仙 (白) 是我的未婚夫。

秋香 (白) 您娘家贵姓?

唐蕙仙 (白) 姓唐。

秋香 (白) 原来是唐小姐, 失敬了。

唐蕙仙 (白) 你与我攀谈, 你是什么人?

秋香 (白) 我是宗府侍女秋香。

唐蕙仙 (白) 这是什么所在?

秋香 (白) 是宗子常大官人的花园。

唐蕙仙 (白) 留我在此作甚？

秋香 (白) 那我可不知道。

唐蕙仙 (白) 我的诗扇往哪里去了？

秋香 (白) 天不热，您要扇子干什么？

唐蕙仙 (白) 你哪里知道？那柄扇儿也是他……

秋香 (白) 他怎么样？

唐蕙仙 (白) 他与我写的。

秋香 (白) 他给您写的？不用说也是您那未婚夫吧？怪不得您这么关心呢。那把扇子我们大官人拿了去了。

唐蕙仙 (白) 烦劳你去替我索来。

秋香 (白) 他是一主，我是一仆，我不敢去要。

唐蕙仙 (白) 他不还我的扇儿，我就碰死了吧！

秋香 (白) 别忙，为了一把扇子也值得寻死，我替您去求求大官人，也许肯还给您。

唐蕙仙 (白) 如此有劳你了，若能将此扇还我，我死不忘恩！

秋香 (白) 好一个痴心的女子！

(秋香下。)

唐蕙仙 (白) 宗子常将我留在此地，莫非知道我的冤屈，要救我回去不成？哎呀！不然，倘若他有异心，我、我、我便如何是好？喂，我只好舍此残生以报陆郎。

(秋香持画图上。)

秋香 (念) 一幅画图手拿定，花园去说守贞人。

唐蕙仙 (白) 你回来了，我的扇儿呢？

秋香 (白) 扇子，大官人他不给，叫我把这张画给您看看，您要解开画中的意思，大官人说不但还您的扇子，还另有别的好处。

唐蕙仙 (白) 你将画图展开。

秋香 (白) 您等我把它挂上。

(秋香挂图，宗子常、独孤策同暗上。)

唐蕙仙 (白) 画中一个男子虬髯虎目，身佩宝剑，这是哪个？

秋香 (白) 那就是大官人。

唐蕙仙 (白) 面带愁容，披发短衣在那里穿裙的那一女子，又是何人呢？

秋香 (白) 那您自己一想不就明白了吗？

唐蕙仙 (白) 还有字迹数行：

(念) “红粉佳人，生不逢辰，银河阻隔，反穿罗裙。”

(白) 这“反穿罗裙”，乃是女子改嫁之意。待我将此图撕碎。

秋香 (白) 使不得！

(秋香阻拦，宗子常、独孤策同进门。)

宗子常 (白) 且慢，那一女子，解开图中之意，你的富贵不小。

唐蕙仙 (白) 宗子常，你休得胡思乱想，来、来、来，你快快将我杀了吧。

独孤策 (白) 你别忙着死，我弟兄还有话说呢。

唐蕙仙 (白) 有话讲来。

独孤策 (白) 你娘家姓什么？

唐蕙仙 (白) 姓唐。

独孤策 (白) 许配何人？

唐蕙仙 (白) 山阴陆游。

独孤策 (白) 你知道我这位宗大哥是什么人吗？

唐蕙仙 (白) 无非是土豪劣绅而已。

独孤策 (白) 你可输了眼啦。他乃宗泽元帅的胞侄，与唐、陆两家世代交好，陆游跟他还是磕头的把兄弟哪。只因奸尼不空败坏佛门，我这位宗大哥差我前去将一庙尼姑赚回庄来，问明情由，杀死不空，将那些小尼释放。只因你昏迷不醒，在你身旁拾到诗扇一把，才知道你是陆门之媳。我宗大哥因你曾在庙中，怕你受了那伙姑子的传染，我弟兄才定下计策，试探于你，你怎么不仔细参详，开头就骂是什么道理哪？

唐蕙仙 (白) 你们既无歹意，留我在此作甚？

宗子常 (白) 来，备下香车送唐小姐回转唐府。
 唐蕙仙 (白) 我娘家无人。
 宗子常 (白) 如此送往陆家。
 唐蕙仙 (白) 陆家若能容我，我也不在妖尼庙中了。
 宗子常 (白) 难道与姑娘不和么？
 唐蕙仙 (白) 也是我服侍不周。
 宗子常 (白) 也罢，你且在我家暂住，日后我叫你夫妇重圆。
 唐蕙仙 (白) 多谢大官人。
 宗子常 (白) 秋香，命你搀扶唐小姐后堂安歇，某就在这花园暂住。吩咐家下男丁，哪个擅入后堂，打断他们的狗腿。
 秋香 (白) 遵命。
 小姐，这回您就放心了吧。

(秋香搀唐蕙仙同下。)

宗子常 (白) 果然是个有质的女子。贤弟，待等陆贤弟回转山阴之后，你我成全他们这桩美满的姻缘。正是：
 (念) 看此女子真烈性，
 独孤策 (念) 不枉救她命残生。
 (宗子常、独孤策同下。)

【第九场：恸讯】

(陆游、陆子逸同上。)

陆子逸 (西皮散板) 折桂蟾宫喜荣显，
 陆游 (西皮散板) 名落孙山恨奸逸。
 陆子逸 (白) 低头羞见萱亲面，
 有请婣娘。

(唐氏上。)

唐氏 (白) 啊！
 (西皮散板) 同归何不同衣冠？

陆游、
 陆子逸 (同白) 参见(母亲)(婣娘)。
 唐氏 (白) 罢了。坐下。

陆游、
 陆子逸 (同白) 告坐。
 唐氏 (白) 儿啊，你二人为何不一般穿戴？

陆游 (白) 我兄长他得中了。
 唐氏 (白) 你呢？

陆游 (白) 孩儿落第而归。
 唐氏 (白) 好奴才！
 陆子逸 (白) 啊，婣娘，此事不怪兄弟。

陆游 (白) 是呀，只怪那秦桧老贼不好。
 唐氏 (白) 分明你窗下欠了功夫，何必怨天尤人？

陆子逸 (白) 婣娘啊，我弟临安科考，蒙陈阜宗师取中，只因大魁多士，奸贼秦桧苦苦要我弟将这状元让与他孙秦垞，我弟执意不肯，才被赶出科场，非文章不佳耳。
 唐氏 (白) 奸臣专权，惹他作甚！倘若拱手相让，状元无分，榜眼、探花原是有望的。都是他这奴才不达时务，才白走一遭，落第而归，岂不羞煞人也！

陆游 (白) 母亲，大丈夫当辨忠奸，好男儿应知进退，秦桧勾结外患，卖国求荣，儿岂能与他同党！

唐氏 (白) 好个书呆子，固执不通啊！

陆子逸 (白) 婣娘不必如此埋怨兄弟，今科不中，下科总是要中的，还是早教他与蕙仙表妹完婚才是。

唐氏 (白) 不必再提那蕙仙了，我已将她送入空门。

陆游 (白) 啊，母亲怎么讲？

唐氏 (白) 我把她送到不空庙中出家了。

陆游 (白) 哎呀！
(陆游昏厥。)

陆子逸 (白) 贤弟醒来。

唐氏 (白) 我儿醒来。

陆游 (西皮散板) 闻言心中似箭攒，
(叫头) 表妹，蕙仙，我那未婚的妻呀！
(西皮散板) 可叹你空门去参禅。
你我不能成美眷，
不如一命赴黄泉。

陆子逸 (白) 兄弟，不可如此，待我劝说婶娘将表妹接回就是。
啊，婶娘膝下只此一子，若将他急坏，婶娘岂不心疼！况且你老人家今后依靠何人？依我看还是速将蕙仙表妹接回才是。

唐氏 (白)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奴才是我陆门的骨肉，我宁可作老尼，不愿失娇儿。
家院哪里？
(家院上。)

家院 (白) 参见老夫人。

唐氏 (白) 命你快到不空庙中将唐小姐接了回来。

家院 (白) 遵命。
(家院下。)

陆子逸 (白) 婶娘，有道是不痴不聋，难作家翁，日后他们小夫妻的事，还望婶娘少费心机，坐享几年清福吧。

唐氏 (白) 只是不空言道：她妨克于我，我着实的有些胆怯呀！

陆子逸 (白) 婶娘休信这些无稽之言，只要一家和顺，侄儿保你福寿绵长。

唐氏 (白) 多谢你的吉言，我陆门有了你这个新贵人，一定也会冲散一些邪气的。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老夫人：方才小人去到庙前，只见山门倒锁，邻居言道：不空等离此多日，不知去向。

唐氏 (白) 你看如何，果然这个贱人的命不好，连庙都被她妨坏了。

陆游 (白) 哎呀，妻呀！

唐氏 (白) 我儿不必啼哭，休要想那败家的女子，明日为娘传唤媒婆，与你访求淑女，另订婚姻。

陆游 (白) 无有蕙仙，我是终身不娶。

唐氏 (白) 不孝的奴才，岂不知我家数代单传，无后为大。
(念) 无后为大儿当念，另订高门偕凤鸾。
(唐氏下。)

陆游 (白) 哎，功名失意，婚姻离散，有何生趣！

陆子逸 (白) 贤弟不必如此，你的前途远大，愚兄即刻差人私下查访蕙仙的下落，只要她尚在人世，愚兄包你夫妻团聚。一路劳乏，你歇息去吧，愚兄也要告辞了。

陆游 (西皮散板) 查访多劳贤兄长，
陆子逸 (西皮散板) 自有佳音慰才郎。
(陆游、陆子逸分下。)

【第十场：题帕】

(独孤策上。)

独孤策 (西皮散板) 过耳之言难尽信，
巧计试探才子心。
(白) 我请陆贤弟到这沈家花园相见。天不早了，怎么他还没来呀？我不免独自先饮几杯。
(独孤策坐饮。陆游上。)

陆游 (西皮散板) 水阔鱼沉妻音何问，
游园哪有逸致闲情？

(白) 独孤兄, 早已来了?
 独孤策 (白) 贤弟来了。好、好、好, 我可等你半天啦, 总算你还没失信用。
 陆游 (白) 仁兄诚意相邀, 弟怎敢失信? 只是弟这几日心绪不佳, 不能久陪。
 独孤策 (白) 只因你心绪不佳, 一天到晚老在家里苦闷, 我才约你到这来散散心的呀。来吧, 请坐。
 陆游 (白) 仁兄为何不到正厅去坐?
 独孤策 (白) 正厅, 宗大哥定下了。
 陆游 (白) 宗大哥亦来游园?
 独孤策 (白) 他今天请女客。
 陆游 (白) 请的是谁家女客?
 独孤策 (白) 那我哪儿知道啊! 这有现成的酒, 咱们喝两盅。
 陆游 (白) 请。
 (陆游、独孤策同坐, 饮酒。车夫、秋香、唐蕙仙同上。)
 唐蕙仙 (西皮散板) 我与陆郎婚早定,
 谁知今日事难成!
 道他薄幸奴不信,
 故失罗帕试他人。
 (唐蕙仙下车, 丢帕, 车夫下。唐蕙仙、陆游互看, 秋香搀唐蕙仙同入正厅。)
 陆游 (白) 哎呀, 我那……
 (西皮散板) 方才观见一红粉,
 独孤策 (白) 这就是宗大哥请的女客。
 陆游 (西皮散板) 看她好似蕙仙形。
 独孤策 (白) 你认得她吗?
 陆游 (西皮散板) 不敢冒昧来相认,
 独孤策 (白) 这是谁家的帕子?
 陆游 (西皮散板) 见一幅罗帕在埃尘。
 (陆游拾帕。)
 陆游 (白) 好一幅罗帕!
 独孤策 (白) 贤弟, 愚兄平日当你是个老成的君子, 今日一见你也不算老成!
 陆游 (白) 我的心事, 你哪里晓得呀!
 独孤策 (白) 对了, 你的心事, 我哪儿晓得!
 (四青袍挑食盒引宗子常同上。)
 宗子常 (西皮散板) 花园之内观动静,
 但愿连理可结成。
 (白) 原来二位贤弟在此。
 独孤策、
 陆游 (同白) 小弟等偶尔闲游, 不想大哥驾临。
 宗子常 (白) 愚兄另有佳客, 少时再叙。
 (宗子常入正厅。)
 陆游 (白) 我好恨也!
 (西皮散板) 好个子常无礼甚,
 鹊巢鸠占辱斯文!
 宗子常 (白) 秋香, 将酒与旁厅陆相公送去。
 秋香 (白) 是。
 (秋香持酒送与陆游。)
 秋香 (白) 陆相公, 这是大官人送来的。
 陆游 (白) 你们那位女客与你家大官人是何亲眷?
 秋香 (白) 我不知道。她丢了一块帕子, 您捡着了没有?
 陆游 (白) 在我这里。
 秋香 (白) 给我拿去还她。
 陆游 (白) 慢来, 慢来, 待我题首小词。
 秋香 (白) 您有笔砚吗?
 陆游 (白) 我是到处题诗的, 随身带有笔砚。

秋香 (白) 那您就赶紧题。
 陆游 (白) 待我题来。
 (陆游写。)

陆游 (白) 丫鬟姐拿去。
 (秋香持帕交宗子常。)

秋香 (白) 大官人，诗帕呈上。
 宗子常 (白) 呈与唐小姐。
 秋香 (白) 小姐请看。
 (秋香将帕交唐蕙仙。)

唐蕙仙 (白) 待我看来。
 (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还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白)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哎呀！
 (唐蕙仙吐血昏倒。)

宗子常、
 秋香 (同白) 小姐醒来。
 唐蕙仙 (西皮散板) 《钗头凤》表明了陆郎情分，
 不枉我为他人茹苦含辛。
 宗子常 (白) 他的心迹已明，你就该和词一首。
 唐蕙仙 (白) 待我和来。
 (唐蕙仙写，昏晕。)

唐蕙仙 (白) 一阵头昏，文思扰乱。只成六字：“世情恶，人情薄！”
 宗子常 (白) 秋香，服侍小姐回去吧。
 (秋香搀唐蕙仙同下。)

宗子常 (白) 请二位贤弟这边一叙。
 独孤策 (白) 陆贤弟，大哥请你。
 陆游 (白) 我正要会他。
 宗子常 (白) 陆贤弟。
 陆游 (白) 哪个是你什么陆贤弟？
 宗子常 (白) 你为何如此生气！
 陆游 (白) 你作得好事！
 宗子常 (白) 你也作得好事！
 陆游 (白) 我作出什么事？
 宗子常 (白) 你不念唐家旧盟，另求淑女，是何道理？
 陆游 (白) 母命难违。
 宗子常 (白) 好个母命难违！你妻子是个贞节女子。
 陆游 (白) 她若贞节岂能与你同在一处？
 独孤策 (白) 陆贤弟，你不必疑心，今日在此相聚，乃是大哥苦心安排，就为一试你的心意，
 看你究竟对蕙仙有情无情？假若宗大哥真是约请唐小姐一同游逛花园，为什么不背着你，偏让我把你也找到这儿来呢？你要是还认死扣儿呀，干脆这么着：
 今晚上你到大哥家中，看大哥怎样待她，也就解了你的疑心啦。

宗子常 (白) 此计甚妙。贤弟，你要照计行事。
 陆游 (白) 好，今晚我看你们是怎样的行事。哎，这也是交朋友的下场。
 (陆游下。)

独孤策 (白) 你就快点走吧！
 (独孤策下。)

宗子常 (白) 哎！正是：
 (念) 方得佳人真心意，
 不想才子又生疑！

(宗子常下。)

【第十一场：释疑】

唐蕙仙 (内白) 掌灯。
 (秋香搀唐蕙仙同上。)

唐蕙仙 (二黄慢板) 一篇肠断《钗头凤》，
 泪滴罗襟点点红。
 勾起情怀难入梦，
 芳心辗转乱如蓬。
 (白) 秋香，安歇去吧。

秋香 (白) 是。
 (秋香吹灯。宗子常、陆游同上，同入内。秋香下。)

唐蕙仙 (白) 啊，什么人？
 宗子常 (白) 宗子常在此。
 唐蕙仙 (白) 大官人，夜静更深，你我男女有别，你到我卧房作甚？
 宗子常 (白) 唐小姐，不必动怒，我与你有一大事相商。只因陆游兄弟二人，临安科考，兄得功名，弟却落第，如今他已忘却前盟，别缔姻娅，你不如依从某的亲事，气死那个穷酸！

唐蕙仙 (白) 哎，我久闻官人仗义，千万成全我夫妻情份。
 宗子常 (白) 我也曾将画图提醒于你，何必执迷不悟。
 唐蕙仙 (白) 我与陆郎情义为重，毫无半点荣利之心，他纵然讨饭，我也是不负前盟的。
 宗子常 (白) 再若推辞，某家要鲁莽了！
 (宗子常推陆游入帐。)

唐蕙仙 (白) 宗子常，我久知你别有异心，果然你不是好人！
 (唐蕙仙打陆游，宗子常取灯，照。)

唐蕙仙 (白) 你、你、你不是陆郎么？你为何这样藏头露尾？
 (宗子常笑，陆游跪下。)

陆游 (白) 这……
 唐蕙仙 (白) 哎，陆郎！我与你虽未合卺，久已钟情，我一片痴心在你一人身上，无论你富贵贫贱，我心决不更改，并不是望你成名，我作夫人。你也应当以痴情待我，怎么如此疑心？看起来你待我之情，到底不真的呦！

陆游 (白) 实实贞节，啊，表妹，你要保重身体要紧。
 唐蕙仙 (白) 咳！
 (唐蕙仙吐血，落帐。)

宗子常 (白) 陆贤弟，这里来，你看愚兄为人如何？
 陆游 (白) 大哥是个大大的好朋友。
 宗子常 (白) 她既然表明心迹，你就该速速迎娶。
 陆游 (白) 哎，只恐家母不允。
 宗子常 (白) 我早已命独孤策贤弟关照子逸劝说伯母，量来必无不允之理。唐小姐如今染病，若逢意外之喜，定然痊愈，贤弟速速准备迎娶之事去吧。

陆游 (白) 告辞了。
 (二黄散板) 仁兄待我恩义大，
 挚情胜过鲍叔牙。
 顿首辞别回家下，
 (陆游下。)

宗子常 (二黄散板) 倩女才郎本一家。
 (白) 待我准备妆奁，成全他夫妻的婚姻。正是：
 (念) 夫妇人伦重，儿女即英雄。
 (宗子常下。)

【第十二场：永诀】

(秋香持药上。)

秋香 (二黄散板) 天若有情天亦老，
月若无恨月长圆。

(秋香启帐。)

秋香 (白) 小姐，请用药。

(唐蕙仙服药，呕吐。【吹打】，陆游、陆子逸同上，过场，同下。)

唐蕙仙 (白) 哪里鼓乐喧天？

秋香 (白) 恭喜小姐，贺喜小姐。今日陆家前来迎娶，故此鼓乐喧天。

唐蕙仙 (白) 怎么讲？那陆家今日前来迎娶我么？哎，我数载以来，受尽折磨，不想也有今日！你快快扶我梳妆。

(秋香搀唐蕙仙起，欲梳妆，唐蕙仙昏倒。)

秋香 (白) 哎呀，不好了，小姐醒来。

(陆游上。)

陆游 (白) 这是怎么样了？

秋香 (白) 小姐又昏倒了。

陆游 (白) 我妻醒来。

秋香，快去报与大官人和我家兄长知道。

秋香 (白) 是了。

(秋香下。)

唐蕙仙 (二黄散板) 气似游丝飘欲断，

陆游 (白) 我妻醒来。

唐蕙仙 (二黄散板) 相逢只恐在梦间。

陆游 (白) 妻呀，你我姻缘今日成就也。

唐蕙仙 (白) 讲什么姻缘成就，我病入膏肓，只恐命尽今日了！

陆游 (白) 你若有不测，我也不愿活在人世了。

唐蕙仙 (白) 我自伤命薄，不能终侍巾栉。我死之后，你应当别缔姻娅，以延后嗣。只求在那三寸木主之上写个“元配唐氏”，我死亦瞑目了。

陆游 (白) 听你之言，我的肝肠寸断，你死之后，我情愿终身不娶。

(唐蕙仙无语，扶陆游肩，摇头。)

唐蕙仙 (二黄原板) 劝郎君且把那愁怀排遣，
我与你原不是美满姻缘。
切不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须念你陆门中数代单传。
高堂上老娘亲盼你荣显，
又盼你早生儿宗嗣绵延。
奴是个薄命人休得眷恋，
愿郎君听奴言续鲲弦，夫唱妇随，死也心甘，瞑目九泉。

(唐蕙仙睡。宗子常、陆子逸、唐氏、独孤策同上。)

唐氏 (二黄原板) 听子逸报一信心惊胆战，
都怪我害得她久病缠绵。

(白) 儿呀，蕙仙怎么样了？

陆游 (白) 母亲来了。哎，表妹病势沉重，母亲看来。

唐氏 (白) 果然病重了。哎，我悔不该听信恶尼不空之言，将我这好儿媳妇害得这般光景，
从今往后这个佛么，我再也不信了。
哎，媳妇啊！

独孤策 (白) 老太太，把您劝明白了，可真不容易。

唐氏 (白) 惭愧！
媳妇醒来。

唐蕙仙 (二黄散板) 宿世冤愆今日满，
我身何必再流连。
耳边有人把媳妇唤，

(白) 哎呀，姑母，我、我、我是不回尼庵的了。

唐氏 (白) 羞煞人也！

陆游 (白) 表妹，贤妻，母亲是来接你回家去的。
唐蕙仙 (白) 婆婆啊！
(二黄散板) 儿不孝不能奉膝前。
愿婆婆且把愁眉展，
陆子逸 (白) 弟妇。
唐蕙仙 (二黄散板) 谢兄长你把我夫妇成全；
宗子常 (白) 贤妹。
唐蕙仙 (二黄散板) 义兄妹今朝痛离散，
独孤策 (白) 小姐。
唐蕙仙 (二黄散板) 壮士的救命恩难报还；
秋香 (白) 小姐。
唐蕙仙 (二黄散板) 秋香为我多劳倦，
陆游 (白) 贤妻。
唐蕙仙 (二黄散板) 猛抬头又只见我前生孽冤。
我与你也不知有什么亏欠，
到如今好事不能圆。
我死后你必须别成美眷，
陆游 (白) 我誓不再娶。
唐氏 (白) 无后为大。
独孤策 (白) 这个老太太的毛病算改不了啦。
唐蕙仙 (二黄散板) 愿郎君莫背了老母的言。
我好比春蚕到死丝难断，
(唐蕙仙吐血。)
唐蕙仙 (二黄散板) 蜡炬成灰泪始干。
(唐蕙仙死。)
陆游 (白) 哎呀，妻呀！
陆子逸 (白) 表妹。
唐氏 (白) 媳妇。
宗子常、
独孤策 (同白) 哎！
(完)